

编者按

有一种爱，无需言语便可浸润心田；有一份情，跨越岁月始终温暖如初。她是清晨厨房里飘出的饭香，是深夜书桌旁陪伴的身影，是跌倒时鼓励的眼神，是成长路上永不缺席的守护。在母亲节这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以文字为媒，汇聚关于母爱的故事与祝福，邀您一同回溯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温暖瞬间，致敬平凡又伟大的母爱。



母亲是一片瓦

□王举芳

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那一刻，我觉得我家的房梁都塌了。世界仿佛成了黑暗的一团，我缩在墙角，看着叔叔伯伯们布置的灵堂，心很疼，却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。

春雨细细，滋润着万物生发，我家的屋顶开始漏雨，顺着东墙，流下一道道水痕。我们姐弟三个偎在母亲身边，问母亲：“妈，咱家的墙会被雨冲倒么？”母亲摇摇头，说：“不会，春雨好心着哩，它会慢慢地下，不会破坏我们的房子。”听了母亲的话，我们恐惧的心安了下来。

转眼就是夏天了，阳光火辣辣地照着大地，我们放暑假了。母亲不舍得让我们跟她去田里，她说毒辣的太阳会晒破我们娇嫩的皮肤。下地归来的母亲一进大门，总是一张笑脸，即使那笑容下的脸是那么疲倦。

夏日的天就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而且常常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。那一夜，睡梦中的我们被轰隆隆的炸雷惊醒，捂着耳朵跑到母亲的床前，床上却不见母亲的身影。我们姐弟三个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母亲去了哪里。

“姐姐，我们屋里也下雨了！”妹妹惊慌地说。

真的，屋外下起了大雨，屋内的雨点也越来越大。我抬起头——天哪！我家的屋顶上有一块瓦掉了，雨水肆无忌惮地灌进家里。

“妈！妈！妈！……”我们姐弟三人大声喊着，除了雷声和雨声，听不到任何回应。

“姐姐，妈妈不会不要我们了吧？”妹妹说。“不会，妈妈多疼我们，她不舍得丢下我们的。”我搂住年幼的妹妹。

“那妈妈去哪儿了呢？”“别问了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

屋外的雨一直下，屋内的雨也一直下。我们的脸上，也有了雨点的痕迹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，不知过了多久，雨停了。可是我分明听到了窗外的雨声还在继续。走到刚才漏雨的地方，抬起头，仰着脸，真的，屋里不下雨了。

“妈妈在房顶上！”弟弟说着，推开门，跑了出去，飞快地爬上竖在房檐下的梯子，我和妹妹留在屋内。

好一会儿，母亲和弟弟回到了屋内，湿漉漉的头发，湿漉漉的衣服，浑身下着雨。

原来，狂风吹断了屋后的树枝，砸坏了我家屋顶上的瓦，母亲没有喊醒我们，自己一个人找了塑料布，拿上旧瓦，爬到了屋顶上。

弟弟说：妈妈下梯子的时候，整个身子都在抖。我说妈妈她有眼晕的毛病。

妈妈和弟弟换上了干衣服，她说：“只要你们姐弟三个好好的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”

天晴后，母亲让邻居把他家的树修剪了枝条，母亲还是不放心，又找了泥瓦匠，把屋顶重新修葺了一遍，那个夏天，风雨

很多很大，我们躲在屋里，很安然。

父亲的单位安排我和弟弟去厂里上班，第一天上班归来，母亲问：“你们怎么样？”

“不好，城里的女孩一个个光鲜亮丽，我和她们在一起，就像玉石堆里一片瓦，一点儿颜色都没有。”我自卑地说。

母亲低声说：“有时候一片瓦，并不见得比玉石价值低。”我望着母亲，心里默默说：“歪理。”十七八岁的女孩，哪一个不愿意做高贵如玉的女子，反而去做一片黑漆漆的瓦呢？

申请了集体宿舍，我便很少回家。我生日那天，买了蛋糕，回家看母亲。母亲十分欣喜，拿出一件浅蓝色的裙子，还有一双高跟鞋，对我说：“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我很高兴，马上换上，在母亲面前转着圈儿，母亲望着我，浅淡地笑。

我们姐弟的穿戴越来越时尚漂亮了，而母亲，依旧是一身多年前的旧衣裳，她说人老了，穿得光鲜了，会让人笑话的。

时光流转，转眼多年过去。母亲六十大寿，我们姐弟俩商量着给母亲买了一个玉手镯。母亲欢喜地把手镯戴在手腕上，说：“人家说‘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’我觉得瓦全了，玉也不碎，才是美好的事……”

我猛然惊醒，这么多年，母亲一直是一片瓦，而我们姐弟，是她守护的最珍贵的玉。

母亲的眼里闪着玉一般温润的光泽，而我的眼里，泪珠却如瓦上的雨滴，一颗一颗，落进近乎干涸的心田。

针脚里的母爱

□陈忠瑜

母亲有一手好针线活。这“好”字用得平常，却很实在。母亲的针线活，不是那种精工细作的绣花，而是寻常百姓家的实用活计。补袜子，缝被褥，改衣裳，样样都会。她做活时总是盘腿坐在炕上，身旁放着个针线筐，里面杂七杂八地堆着线团、布头、顶针、剪刀之类。

我小时候最爱看母亲做针线活。她先用牙齿咬断线头，再用舌尖舔湿线尾，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捻，线就乖乖地穿过了针眼。这个动作她做了千百遍，熟极而流。针在布里穿行时，她的食指上戴着一个铜顶针，顶针已经被磨得发亮，上面布满细小的凹痕。

母亲补袜子最有趣了。她把袜子套在一个木制的袜板上，袜板形似人脚，却比真脚光滑得多。破洞处，母亲会剪一块颜色相近的布，四周用针脚细细地缝上。她补的袜子，从外面几乎看不出痕迹，穿上也不硌脚。我常常想，母亲补的不是袜子，而是我们捉襟见肘的日子。

改衣裳更是母亲的拿手好戏。我上初中时个子蹿得快，裤子总是短一截。母亲就把裤脚放下来，里面衬一条同色的布，接长后再熨平。她改过的裤子，接缝处平整如新，同学们都看不出是接过的。有一次我穿着母亲修改的裤子去上学，被一个眼尖的同学发现了，他非但没有笑话我，反而羡慕地说：“你妈手艺真好。”

最令我难忘的是母亲缝被子。母亲会把旧棉花重新弹松，再絮进被套里。棉花要絮得均匀，不能厚一块薄一块。

絮好后，母亲就开始缝被子。大针脚，一行一行，整整齐齐。缝被子的线是特制的，比普通线粗些，母亲叫它“被线”。缝一床被子要花大半天工夫，母亲常常累得腰酸背痛，但她从不抱怨。

母亲做针线活时很少说话，但她的沉默里有一种安详的力量。我趴在桌边写作业，听着针线穿过布料的细微声响，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。有时候母亲会哼几句小曲，调子很简单，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，让人听了心安。

后来我离家求学，母亲给我的行李里总少不了几双她亲手缝的鞋垫。她买的鞋垫不跟脚，自己做得才舒服。确实，母亲做的鞋垫厚薄适中，踩上去软软的，走远路也不觉得累。鞋垫上往往还绣着“平安”“如意”之类的字样，一针一线都是母亲的牵挂。

如今母亲年纪大了，眼睛也花了，手也不如从前灵便了。但她还是坚持自己做些简单的针线活。我劝她别做了，买现成地多方便。母亲总是笑笑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做做活计，心里踏实。”

前些日子回家，看见母亲的针线筐还放在炕头，里面的东西还是那么熟悉：线团、布头、顶针、剪刀……只是顶针上的凹痕更多了，剪刀也有些钝了。我拿起剪刀看了看，母亲说：“用砂纸磨磨还能用。”这话让我心头一热。在母亲眼里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修补的，就像她用自己的双手，修补着我们这个家。

母亲缝补的何止是衣物！那是将破碎的日子细细缝合，将平淡的生活密密绣花。一针一线里，都是无言的爱。

“自私”的母亲

□乔素田

我的妈妈是一位再朴素不过的农村妇女，不善言辞，甚至有些“自私”。可直到我年过三十，为人母后，才慢慢读懂了她那份“自私”背后，深沉而厚重的爱。

初入大学，校园生活新鲜有趣，妈妈的电话，总是絮叨着家长里短，成了我忙碌中的“打扰”。一次社团活动时，妈妈又打来电话了，我不耐烦地挂掉，她还是接连打来。听着她絮叨，我终于忍不住：“妈，你别总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很忙啊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片刻后，妈妈的声音低了下来：“你这孩子，总报喜不报忧，我怎么能不担心？”空气仿佛凝固，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“自私”，忽略了她每时每刻的牵挂。那些看似“自私”的电话，都是她表达爱的方式，只是这份爱，太浓太密，而那时的我，还不懂。

有一次我回娘家，看见还在坐月子的弟妹闷闷不乐。一问才知，妈妈每天早就出门了，也不照顾宝宝。我听了暗暗吃惊，心想妈妈也太不像话了。我忍不住偷瞄妈妈，她正准备出门，我拉住她，压低声音提醒她。母亲只是笑笑，拍拍我的手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不懂，女人坐月子，考验的是夫妻感情，丈夫付出越多，小两口才越稳当。”我愣住了。原来，母亲的“自私”背后，藏着这样一份深意。她不怕村里的闲言碎语，心里盘算的是子女

的幸福。那一刻，望着母亲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明白了，有些爱，无需张扬，却自有一番深沉。

过年时，我带着孩子回娘家，身上穿的是前两年的衣服，妈妈看到后，从衣柜里拿出一件白色毛呢外套，让我穿上。她一看我穿着很合身，摸了摸衣服，笑呵呵地说：“你要喜欢就送给你了。”临走前，妈妈拉拉我的衣袖，笑着问我：“要不要这衣服？”一听我说不要，她美滋滋地将毛呢外套放回柜子。不是说送给我嘛，自私的妈妈啊！离开的那天，妈妈弯腰靠近车窗低声说：“妈给你包里塞了点儿钱，回去买两件好衣服。”看着那皱巴巴的一沓钱，我想起妈妈辛勤劳作的画面，眼眶不禁湿润了，原来母亲不是自私，而是想给我更好的，母亲啊！你细腻的心思里藏了多少无声的温暖呢？

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，才真正读懂了母亲那份委婉而含蓄的爱。那些看似“自私”的行为，背后是深思远虑的母爱。

